

范曾诗文书画集·散文卷

童心可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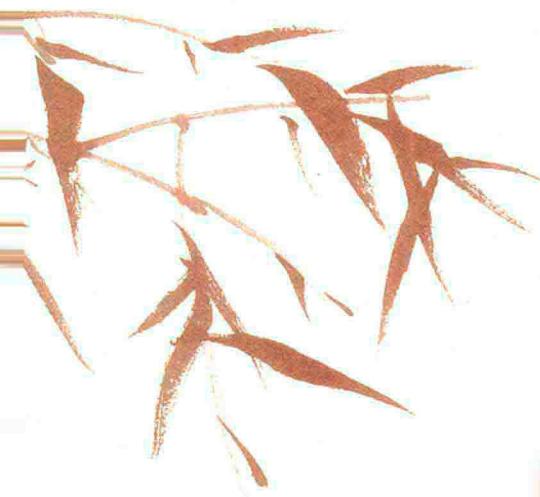




范曾诗文书画集·散文卷

童心可珍

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·北京·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童心可珍 / 范曾著。
北京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，2010
(范曾诗文书画集·散文卷)
ISBN 978-7-300-13144-3

I. ①童…
II. ①范…
III. ①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0) 第242508号

范曾诗文书画集·散文卷

童心可珍

范 曾 著
薛晓源 编

出版发行	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		
社 址	北京中关村大街31号	邮 政 编 码	100080
电 话	010-62511242 (总编室)	010-62511398 (质管部)	
	010-82501766 (邮购部)	010-62514148 (门市部)	
	010-62515195 (发行公司)	010-62515275 (盗版举报)	
网 址	http://www.crup.com.cn http://www.ttrnet.com (人大教研网)		
经 销	新华书店		
印 刷	北京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		
规 格	170mm×230mm 16开本	版 次	2012年1月第1版
印 张	11.25插页2	印 次	2012年1月第1次印刷
字 数	106 000	定 价	68.00元

范曾 1938年生于江苏南通，中国书画大师，著名国学家、诗人。现为北京大学教授、北京大学中国画法研究院院长，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名誉文学博士，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导师、终身研究员，南开大学终身教授，南开大学文学院、历史学院博士生导师，南通大学终身教授。2008年获法兰西国民之星金质勋章。200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任命为“多元文化特别顾问”。2010年9月，法国总统萨科齐向范曾先生授予“法国荣誉军团骑士勋章”。

范曾先生出身于中国有450年十三代诗人延绵不断的著名文化世家。他于文史哲诸领域博古通今，提倡“回归古典、回归自然”，身体力行“以诗为魂、以书为骨”的美学原则，对中国画的发展厥功至钜，开创了“新古典主义”艺术的先河。他的文史哲著述中，所透露的人文关怀为国内外学界所共称，而其文章之雄奇优美，多次被誉为海内之首选。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多元文化特别顾问，曾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“回归古典、回归自然”、“趋近自然”、“根本善”等专题报告。1984年，日本冈山县建立永久性的“范曾美术馆”，为中国于世界惟一享此殊荣者。1986年，范曾先生捐建南开大学东方艺术大楼。范曾先生宅心仁厚，慈爱博施，被命名为“中国十大慈善家之一”。

范曾先生笔耕不辍，著作等身，著有《大丈夫之词》、《范曾诗稿》、《庄子显灵记》、《范曾简墨》、《尊贤画集——范曾与八大山人神会》、《范曾诗文集》、《范曾韵语》、《范曾散文三十三篇》、《范曾海外散文三十三篇》、《老庄心解》、《论文学》、《趋近自然》等约150部，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119部。

范曾先生有二十四字自评：痴于绘画，能书。偶为辞章，颇抒己怀。好读书史，略通古今之变。



范曾先生近影

总策划：薛晓源
篆刻：王玉忠
策划编辑：胡明峰
责任编辑：李伟
设计指导：海洋
整体设计：锦绣东方
www.jxdf88.cn



诗文书画集序

范 曾

古有善文而不善诗者，而善诗者不善文，则未之见。盖诗、文除思想为其核心而外，词藻之择用则诗必难于文。诗于音、韵之要求殊严，苟累积不丰，必窘于内；既有词藻矣，而无奇思妙想，则必赘于外。而善文者苟有诗之修养，于骈骊、对句、排比往往信手拈来，皆成妙构，则其文必异于庸常，而富于奇趣。诗虽非其长，而有裨于其文则必矣。近世有桐城派大手笔马其昶者，其文固一世之雄也，与范伯子为连襟。伯子先生激赏其文而每讽其诗，马其昶则盛赞其诗而倾頫其文。文人之交，盖不在宴饮之豪兴而在书屋之口锋也。

善诗、善文矣，而又善书者，古之大文豪大体如此。因科举之第一印象，为试卷上之书法也，能于科名过五关斩六将而书法恶劣者，不可得而见也。故古之命臣、大吏、学者字不佳者极少。近世则不然，科举见废，报纸以兴，报上文章备极华赡，而其稿则不忍或睹，如北京大学名儒刘师培是其人焉。亦有美学家吕茨者，文字之美

自不待言，及见其手稿，则其美文必打相当之折扣（当然不必）。

善诗、善文、善书矣，其砚中剩墨正无所施用，适案上有陈宣一纸，则跌宕数笔，竟有高雅之趣。久之，画石；又久之，画竹，文人画形成之过程，无一例外者此也。非若今之称“新文人画家”者流，胸有糟糠，而隳弃清逸，及题字之时，语焉不通，错字连篇，非文人而能作文人画，直可入《笑林广记》矣。

中国画家而无书法功底，决不可与于第一流之画家。此无他，中国画凭写而不凭抹、不凭描、不凭喷、不凭洒。中国画是灵智之域的胜果，不是耐心从事之苦差，更非费力卖块之工役。笔锋之运转，来自画家神经末梢对心灵悟性的传递，当神经末梢与笔锋合而为一之时，则天地精神在焉、人世沧桑在焉。每读八大山人画作，往往神思渺渺。天外烟霞，共我徘徊，真不知身在何处，今夕何夕。苟非笔墨神妙，何能置读者于梵天仙境。八大山人具诗人之魂魄，而略欠者诗人之章句，此固为一缺憾，然较死于章句，而无诗人魂魄者，则不啻天壤矣。

有问范曾诗、文、书、画水平之排列，画家必以为诗、文佳于书、画，作家必谓书、画佳于诗、文，其中心理的微妙感，不难体会。以我自己之评，凡至某一境界，略无可比列者，则自比其甲乙，不亦“个山驴”乎？愚事不作，智者不惑，余其勉旃。

目 录

- 1 童心论
21 我憧憬人生的清晨
25 科学家的好奇心
33 中秋谈月
37 寂静的世界
47 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——谈和谐社会
51 沙尘，我奉上永恒的诅咒
65 警世钟——写在世纪末
77 飞来石
81 苍鹰画作殊
85 从鹦鹉学舌说起
91 寂寞嫦娥舒广袖
95 蓝顶的小鸟
99 神象礼佛
103 说 龟

- 107 天鹅之歌
111 我有嘉宾
117 夏塘感怀
121 亦有佛性
125 从《牧放图》谈中国书画笔墨
129 燕燕于飞
133 信天游——《邮票中的装饰世界》序
139 收藏的哲学
147 爱的哲学
157 休闲的哲学

童心论

因了明代出了一位桀骜不驯的奇才李贽，著了一篇名标千古的《童心说》，五百年来争议论说不断。李贽是一个汪洋恣肆的人，对先贤往哲的不恭，大似战国时的庄周，于是重礼而主敬的大儒们，对李贽的“不敬”往圣是有些恼怒了。我们知道，李贽是一位爱骂人的先生，但他自己似乎也知道社会上的物议，干脆著《三蠹记》以描述当时的岁寒三友：定见、深有和李贽。此三人者，李贽皆称之为“蠹物”。李贽爱骂人，而定见、深有不唯不恨李贽，反而亲善之，李贽则自诩，“以我口恶而心善，言恶而意善也”。

细审之，李贽的《童心说》有几点确乎是他敏锐而智慧的创见：

一、“童子者，人之初也；童心者，心之初也”。

二、童心是会遽而丢失的，当此之时，“童心既障，于是发而为言语，则言语不由衷；见而为政事，则政事无根柢；著而为文辞，则文辞不能达”。

第一点是界定童子和童心。李贽以为，童子是年龄之界标，是“人之初”，而“童心”则与年龄无关，李贽说童心乃是“绝假纯真，最初一念之本心”。

李贽此处所强调的是童心本真说，与孟子性善之说本无龃龉。孟子以为那不学而能的为“良能”，不虑而知的为“良知”。在他论述恻隐之心——仁、羞恶之心——义、恭敬之心——礼、是非之心——智的时候，以为这是“性”中已具其端的“根本善”，乃“性”之所固有，非本来无有而勉力得之者。李贽的“最初一念之本心”——童心之丧失，与荀子的性恶说则殊途而同归。荀子以为人生就的本性是恶，是“不事而自然”的存在，那是已经完成了的自在之物。恶向善的转化则须要学习。李贽说，如果你遇到的不是“真正大圣人童心未曾失者”，那你便会遇到三种不测的危机：第一，“方其始也，有闻见从耳目而入，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”。第二，“其长也，有道理从闻见而入，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”。第三，“其久也，道理闻见日以益多，则所知所觉日以益广，于是焉知美名之可好也，而务欲以扬之而童心失；知不美之名之可丑也，而务欲以掩之而童心失”。也就是孟子所谓“良知”、“良能”的丧失，即那人生已具其端的“根本善”的丧失。李贽所说的三种不测的危机，则是荀子“不事而自然”的罂粟之花、魔鬼之果。

荀子讲，人性之初本身已恶矣，向善则须学习，不学习则恶果是自然的，李贽则说，人心之初——童心是善的，然则学而不当则恶——童心失。荀子是不学则恶，李贽是学而不当则恶，虽本初径庭，而后果则一。中国古入学未尝不博，所缺者往往是逻辑，影响了

他们审问的精当和明辨的准确。孟子、荀子、李贽之间，恐怕本质上都有相通之处。

如果我们将童心理解为本真之性，那么在此领域谈得最彻底的还是东周时代的老子和庄子。他们共认为当下的自然状态即绝对之善。天下之所以有“善”与“不善”，乃是混沌的大朴已散、大道废除之后，滋生出仁、义、礼、智，都不是善果，都是本真之性的丧失。在他们心目之中，至善乃是任其性命之情，性命之情是自然的，而仁义之类则是人为的。庄子在《骈拇》中讲：“夫待钩绳规矩而正者，是削其性者也；待绳约胶漆而固者，是侵其德者也。”他又在《马蹄》中说：“及至圣人，蹩躠为仁，踶跂为义，而天下始疑矣。”因此，道家的终极目的是复归，复归于婴儿，复归于无极，复归于朴；是知其白而守其黑，知其雄而守其雌，知其荣而守其辱；是以柔弱而胜刚强。因循“致虚极，守静笃”的天道，则归本根，在老庄看来，本根之性便是婴儿、无极和朴。

或云，以《老子》之辩证法观古往今来之治乱兴亡、成败得失，后发制人，所有“无为”后面隐含的“无不为”巨大功利目的，显然离“自然状态”的“绝对的美”的境界不可以道里计，何以在有关童心的论述中竟会发现老子的透辟和周赡？固然《老子》是一部不可比量的大策略的著述，他的“挫其锐，解其纷；和其光，同其尘”（《老子·第四章》）；“天地之间，其犹橐籥乎？虚而不屈，动而愈出。多言数穷，不如守中”（《老子·第五章》）；“圣人处无为之事，行不言之教，万物作焉而不辞”（《老子·第二章》），此中固有种种处世为人的透彻之说，可谓慧智；又如“唯不争，故天下莫能与之争”（《老子·第

老子
童心可珍



二十二章》);“大直若曲，大巧若拙，大辩若讷”(《老子·第四十五章》);“将欲歙之，必固张之；将欲弱之，必固强之；将欲废之，必固兴之；将欲取之，必固与之”(《老子·第三十六章》)，这一切简直证明了老子是一位老谋深算的大策士，治国平天下，老子绝不会稍稍让孔子专美于世。正因为老子深知物极必反，故提出“柔弱胜刚强”，“人之生也柔弱，其死也坚强。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，其死也枯槁。故坚强者死之徒，柔弱者生之徒”(《老子·第七十六章》)。老子看清了宇宙万有包括社会人生的发展，他发现，生命的婴孩时期，虽然柔弱，但却包含着无穷的活力，未来绝对属于他，柔弱必然取代坚强，而宇宙万物在坍塌垂危或老朽衰败的时节绝对是坚硬而枯槁的。我们所应做的是甘于居卑而处微、功成而身退。复归于婴儿者，乃阅尽人间春色之后的返璞归真，使自己真正做到“为而不争”(《老子·第八十一章》)，老子所谓“婴儿之未孩”者，童心也，无争之心、混沌之心也。“我愚人之心也哉！沌沌兮！俗人昭昭，我独昏昏”(《老子·第二十章》)，也许郑板桥爱题的“难得糊涂”正是这种老子式的大慧智。“慧智出，有大伪”，我们很容易误以为这种聪明之后的糊涂是“大伪”的所在，我想，这种理解是不公正的，倘若然，老子正可以说，郑板桥正可以不写，免俗世置喙。学会看古人之文，知其良苦之用心，是会看书、看懂书的基本条件。

在此我们就可以仔细地鉴赏我画的《老子出关》了。老子慈眉善目，潭壑碧水似的眼神，表明他无与伦比的智慧，正所谓情深而不诡，风清而不杂者也。而天下第一等的难事，是既有大智慧而又避免了大伪的浸染。从那飘拂的须眉和身在化外的情态，我

们似乎可以回忆那《道德经》八十一章的全部内容。这些内容无异是一部心灵的实录，它终极的皈依，乃是“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”的根本回归。那于牛侧踏歌的童子，神情清纯，气质非凡，那是具备了孟子“善之端”的少年，也可以说是克除了荀子本然自在的“恶”，经历了善的修为的一种当下的至善。你们不难看出，一幅好的中国画，必须根植于民族文化的沃土，它是历史的、哲学的而又是高度笔墨技巧的展示。

初心——童心，在孟子和荀子那里的区别是可以统一的。孟子说的是“善之端”，并未保证其永善，而荀子也不曾否认已然的恶向善的转化。西方古代民谚说上帝造人时，一半是魔鬼，一半是天使。而近代科学的研究的DNA和RNA基因，未来必可分析出善的和恶的构成基因之不同。孟子和荀子如果在战国之时，有如此高度的生物学修养，他们会携手而笑。孟子说，当我称性善的时候，那恶的DNA和RNA在休眠。荀子说，当我痛恨本然存在的恶的时候，那善的DNA和RNA也在休眠。今天，人类最大的修为，不在身外的一切，而在身内，在于心，让恶的基因休眠吧！时间孔亟，不能久待，一旦全人类在核武器的轰鸣中同归于尽，那就还得再等亿万斯年，出现新的物类，那和人类当然不是一回事，等待他们善的基因再来扼制恶的基因，那已是不用我们着急操心的事了。人类，难道我们不能同心同德地将身内的基因趋向于善？这已是拯救地球和人类的唯一通道。契约？世界曾有这样那样的契约，即使将来有全世界的和平宪章，而它对于“道法自然”的伟大皈依，不过是废纸。心灵的事只有用心灵的方法去解决，你会相信那些契约吗？因为签订那些